

梦境越拉越长，一切又变成云彩一般散去。

青黄一色的稻浪席卷而来，随风过去，

如黛的青山与遍野的树木包裹着笑与泪的声音……

The Beloved upon  
the Clouds

# 云上故乡

李骏  
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云上故乡/李骏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23  
ISBN 978-7-02-017982-4

I. ①云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(2023)第 079776 号

策划编辑 脚 印  
责任编辑 张梦瑶  
装帧设计 李思安  
责任印制 张 娜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 
邮政编码 100705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04 千字  
开 本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 
印 张 11.875 插页 4  
版 次 202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 
印 次 202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7982-4  
定 价 4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脚 印 工 作 室

## 自序：当年只道是寻常

有人说，到不了的地方是远方，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。

每个人的故乡，都是人生旅途上那枚永远的邮票。

我的故乡在湖北红安县，人称“将军县”。她原名为黄安县<sup>①</sup>，从“黄安”到“红安”，一字之差的背后，是淋漓的鲜血，是痛苦的涅槃，是烈火的重生，是永远的疼痛。在那个年代，“最后一块布，用来缝军装；最后一粒米，拿来作军粮；最后一个儿子，送他上战场”，几乎家家户户，村村寨寨，皆是如此。然而，革命胜利后，这个解放前曾拥有四十八万人口的小县，竟然有十四万人为革命牺牲，有名有姓的烈士仅六万余人，有两百多个将军诞生，被人称为“将军的摇篮”。徐向前元帅曾题词：“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”。而与此相对，是许多村庄成为无人区，

---

① 黄安县是湖北省红安县的旧称，解放后因黄安曾是革命的摇篮，又出了上百位将军，因此1952年9月1日正式将黄安县改名为红安县，又称将军县。

许多家族从此绝代，许多革命者没有活到解放。

我们村庄和我们家族出去参加革命的人，也是如此，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。小时候，我听到的都是母亲的哭声与叹息。那绵长的泪水，让我在历史中浸泡出另外一种人生的观照。

我们在这样的地方生长，在贫瘠的深山与并不肥沃的土地上长大，拥有了一种别样的人生，它让我们的生命打上了一种忧伤的甚至于绝望的底色。直到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有幸挣脱与逃离了那块伤心之地进入城市，回头望去，仿佛就像我们的后代一样，完全想不到，我们竟然生于斯长于斯，能从那里走出来——那曾是一条多么艰辛艰难艰苦之道啊。我在感慨幸福命运之时，又滋生了另外一种视角——原来，在将星闪耀的故里，在星辰闪烁的背后，故乡还真实地生活着另外一些人。他们看似平常，却有着另外一种并不平凡的人生。只是很遗憾，作为沉默的大多数，他们终其一生，就像漫山遍野的松树，像丘陵上遍地生长的小草，像路边一块块不语的石头，像天空中飘来飘去的白云，来与去，爱与恨，生与死，有谁会介意和在乎？烈士已矣，多数故事无人知晓。而他们，却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身边，生活在我的眼前，是邻居，是对门，是村里，也是湾下；他们是叔，是爷，是外公公婆，是同学，是朋友，是留不下名字的庄稼汉与寂寞无边的乡贤乡绅；是贫穷，是无奈，是生老

病死，是喜怒哀乐……

岁月有光，人生无常。生死常由命，富贵自在天。有的人去了，从此就一骑绝尘，让生命成为绝唱；而有的人走了，就像一阵风过，有歌也是挽歌，有烛也是风中之烛。无论他们是伟大还是卑微，是成功还是失败，是欢乐还是痛苦，在我还没有成为作家之前，我就想记下他们。因为总有一些人，会给我们的生命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。大时代也有小人物，小时代也有大人物。无论是巨光还是微光，不少人曾带给我们希望与温暖，激励着我们奋斗、前行，他们是孤勇者和殉道者。到我真正成为一名业余作家之后，这个念头更加强烈。我后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红安革命和反映红安历史的小说，比如长篇《黄安红安》《喧嚣的墓地》，以及小说集《红安往事》等，都是通过小说来呈现我要表达的那种情感。如果前面出版的这些为虚构，那么这本散文集则恰恰相反，文中的主人公，都是在我生活生命中出现过的人，只不过，他们已一前一后离开了这个喧嚣的世界，变成故乡大地上的一座座寂寞的坟地，或是空中飘荡的流星与云彩。回忆往事，时常让我想起命运，命运其实是个非常奇怪的词，谁也没有见过它，它却无处不在。每个人的命运，总是由偶然变成必然，从此或辉煌或落寞。大人物的命运被人反复聚焦放大，遥不可及，而普通人的命运，却并不能引发世人甚至于亲人的

关注。

生者皆过客，逝者是归人。对逝者而言，不朽的是精神；对生者而言，不尽的还是思念。如果时光再往前走，我们的身边会有多少人掠过或飘过？每天会与多少人交集或者交错？又有多少人，能在自己的世界里留下深刻的印痕？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时候，即使有些人在生命的光阴中相处时间很长，但一转身就会迅速忘掉？而另外一些人，哪怕仅是匆匆交错，却能让人铭记一生？世事沧桑，人生变幻，当一切俱成往事，我们总会在各自的人生道上走失或迷失，并且最终成为另类的孤单。我们在年轮日复一日增长的同时，也忘掉了许多曾一路同行的人。其中有许多还是当年的知己朋友，在久别之后成为路头上那一抹看不见的影子。即使有些温暖仍在心头，但模糊下去的面容，好像已找不到回时的道路。多少优秀的人啊，从此却埋落民间，阴阳两隔，不知所往，不复当初！就像一些伟大的人物有时经不起推敲一样，相反平凡的人物却往往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。在漫长的时光里，许多人的侧影，还是像故乡的底色一样，时常奔入梦里，无论你走多远，他也会跟随着你一起流浪天涯。那些曾经有过交集但再也见不到的人，一下子因为某个机缘而突然变得鲜活，仿佛从生命里从未离开。那烟熏火燎的热气腾腾的生活，让我们见证了他们的存在。可是，他们走

后，怀念虽然依然，但很少有人再去记录他们。即使有，许多人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而我，在能够做到之后，决心为生命中出现过的他们，写一本一个人眼里的乡情榜单。因为，我曾经与他们一路同行。在漫长的弯弯曲曲与波波折折的生活中，他们不少人曾温暖过我卑微的生命，丰富过我单调的生活，给予我微光的照耀。特别是随着年龄增长，人近半百，许多人从梦里、从记忆的瞬间、从生活的片段、从触景生情的刹那走回来了，那些曾经的一路同行者，哪怕只是一个微笑，一句温暖的话，一个善良的举动，一次平凡的举措，也让人在回想起来格外感动。作为沉默的大多数，我觉得不应该让他们在走后就凭空消失。他们也曾在世上这样生活过，追求过，爱恋过，失败过。不管人与人的隔膜是否会像大山一样难以逾越，像新鲜的河流一样陌生，但人与人之间的相遇、相交与相知，注定了必定会是爱与爱的交碰和重逢。月上三更，人行陌路，雨还是雨，风仍是风，点点滴滴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

我像他们一样，也属沉默的大多数。当我被“作家”的光环罩住，我发觉记录普通人的生活，能让我感到温暖，感受到写作的真正意义与价值所在。我爱他们，我希望以文字的方式，让他们飘荡在另一个世界的寂寞与沉默的灵魂，还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与慰藉，使他们能永远活在这个他们曾经来过、

爱过或者失望过的人世间。

故乡云上，云上故乡。身在异乡的我，时常对着故乡的方向仰望，天空只有白云飘来飘去，沉默不语。无论这世间的一切是不是浮云，我始终相信，那云彩之上，一定有他们的存在。当我们在思念与默想他们的时刻，他们也一定会一如既往地关心、热爱与祝福着我们——只是我们心急眼拙，为了碎银几两忙碌奔波，早已无从得见。

李 骏

2023年春于北京西郊

# 目 录

- 自序：当年只道是寻常 | 001
- 我的母亲 | 001
- 每个外婆都有澎湖湾 | 051
- 留在库尔勒的长夜 | 066
- 叫声外公太沉重 | 086
- 三叔的子曰诗云与现世田园 | 112
- 光棍六爹 | 125
- 赤脚医生邓天胜 | 135
- 蔡伯的羊群 | 147
- 人世苍凉 | 159
- 梦中少年 | 179
- 为她敲响希望的钟 | 195
- 无语凝噎忆B君 | 207
- 渐行渐远的钟声 | 231
- 童年滋味 | 246
- 走出故乡的路 | 262

## 我的母亲

2009年，我写过一篇关于母亲的文章，题目叫《回到我们出发的从前》。

那年的某一天中午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梦中非常离奇，许多死了的人与活着的人竟然都聚在一起，在同一个熟悉的村庄生活。接着，我突然回到村庄，回到错综复杂的人们中间，不知为什么号啕大哭。哭的时候，我还埋头坐在屋外的一个土堆下，捂着眼睛，尽量不哭出声音让别人看到——因为我发现头顶处，母亲就坐在那里，我更不能让她听见我哭。

其实，那时母亲已走多年了。

母亲走时，我儿子刚出生，北京刚好遇上“非典”，我在单位参加“抗非”。为确保儿子安全，他一个多月大就被送到山西岳父家里。母亲至死也没有见上儿子一面，只看到了儿子的大头照片。而我做这个梦时，她的坟头已长满了青草，她的孙子已开始上小学。

醒来我有些发呆，沿着长长的记忆，走入江南的雨里雾里和风里雪里。我记起了有人曾说过的一句话，“我们常常是走得太远，而忘记了出发的目的”。我在一边叹服的同时，还想加上半句，“甚至忘了出发的目的地”。

我的出发地是村庄。村庄，是我永远埋在心底的一个痛。

村庄的记忆太长，我随时能回想起每一个细节，关于人、人们，狗、牛羊，土、土地，稻谷和麦子，森林与墓地。但记忆最深的，还是我离开村庄的瞬间，出发时的那一瞬又一瞬，一次又一次。

其中，都有母亲。

母亲嫁到我们李家时，家道已经衰落。此前，母亲仅见过父亲一次。来后才知道，我们家已一贫如洗。家族里出去参加革命的，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；而家族因为曾经开过票号，雇过长工（河南要饭来的，怕他饿死，爷爷便留他在家里赏一口饭吃），解放后为顶指标，爷爷先是被评为“地主”，后来改为“富农”，接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批斗。我们家族，因此在人前抬不起头来。母亲刚来的时候，甚至连村里人都劝她与父亲离婚，说这个家的日子苦不穿头。但母亲坚强，硬是在李家扎住了根。

我小的时候，因为害怕孤独，总是想跟在母亲身后。她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，田头地里，山沟河畔，雨里雪里。母亲苦，

又照顾不了我，于是想尽一切办法把我留在家中，比如拿绳子把我捆在树上，等她走了再让老人解开；或把我关在羊圈里，等她出去后再把我放出来。但即便如此，我还是想尽一切办法要跟在她身后，愿意和她一起出工干活，栉风沐雨。母亲实在没法儿，只有生气。直到有一次，她们去很远的山沟里挑塘泥，刚好遇上下雨，她用尼龙塑料把我裹着丢在草丛里，回去时忘了。过了很久才想起回来找我，我因此大病一场，才改了这个毛病。

虽然如此，我知道母亲爱我。从小，我便见母亲在灯下一边纳鞋底一边哭。那时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哭，直到开始上学读书，我才知道，母亲是在为整个家族的命运而哭。那时，村里的苦活重活累活，都是我们这样家庭的人去干的，而受到的歧视，让我们整天抬不起头来。父亲一辈子忠厚老实，生产队让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回来对母亲服服帖帖，对我们这些孩子却动不动就发脾气。母亲常常把家里最好吃的留给父亲，说他是家里的劳动力——“他要是倒下了，全家人就都没饭吃了”。其实呢，父亲除了种庄稼内行，家里的其他活都是母亲干的。母亲在这个家里辛勤付出，偶尔也为命运长吁短叹。但更多的，却是鼓励我们要好好读书，有一天能够从大山中走出去。

如果不读书，我理解不了母亲。回顾自己的读书之路，真是一条不堪回首而又处处充满母爱的路。

先是读小学。我们的小学不大，只是一个大队九个生产队的孩子在一起上学，学校换了好几个地方，好在每个都离村庄不太远。我们每天早中晚都必须回家吃饭，最远时也只有两里多路，沿途全是绿油油、金灿灿或雪飘飘、风萧萧的田野。每条田埂上都有人，大家一路大呼小叫，有时还难免打群架。那时我们不知道人为什么要读书，一切都是大人的安排。况且各家各户目的还不一样。我母亲的话是，“伢啊，穷人不识字好伤心啊”。那时我还不理解母亲为什么伤心，除了家族还顶着阶级的帽子，除了没完没了令人特别讨厌的贫穷，除了常常吃了上顿无下顿的苦闷，我不晓得母亲要我读书做什么。但是，每到期中期末，当我以侥幸的聪明换来一张张挂在墙上的奖状时，母亲脸上就洋溢着春天般的喜悦。我那时不晓得也不理解母亲的喜乐哀愁，只要她高兴，我就拼命读。所以我的成绩一直很好，在班里也始终当班长，但老实说，整个小学都上得稀里糊涂。母亲经常对着在灯下写作业的我说：“伢啊，好好学啊，不学连个账都记不会。”那时，与母亲的“记账”相比，我更喜欢她炒的为数不多的“油盐饭”。而此时，与我一同考上初中的姐姐，正面临着两难抉择，要么与我一起上初中，要么辍学回家帮助父母干农活。按当时家里的条件，哪怕只是一个孩子上初中，学费也掏不起！最后，姐姐主动选择了放弃，把上初中的

机会给了我。那时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乡间特别严重，父亲太强势，母亲无奈，最后只好如此。姐姐为此偷偷地哭了好几天，眼睁睁看着我背着书包，手里攥着母亲跑了好几家亲戚才借到的七块钱学费，去上学。

入了初中，我开始到更远的学校上学。起初还可以回来，但四五里路的行程，还是有些远，中午常常赶不上家里的饭。考虑到来回耽误时间，学校便让我们住学，当然也可以选择不住。我开始没住校，觉得还能跑，赤脚穿过村庄与田野也不觉得累，但多半时间花在路上行走。我得穿过三个村庄，躲过三个村庄的狗叫，扛过三个村庄的寂寞，我开始恍然觉得，通往山外的那条路，其实很漫长。但好奇心在滋长，关于山那边还有什么，一直是心头的一个结。到了初二、初三，学校要维修，经常换地方，我也开始像其他同学那样住学。起初父亲不太支持，因为干不了家务活，便意味着他更劳累，意味着他好不容易挣出的那点钱，又要流向一个遥远的未知。但母亲支持，哪怕学费常常是在她悄悄地流了一次又一次眼泪后，偷偷地借到，塞在我的手里。那钱，便在我的掌心有了温度。

住学，一般是一个星期可以回家一次。一星期里，我们带的咸菜常常发霉，煮饭时用的大米，得在学校边的河里或学校前的池塘里淘干净，再放入一个大锅里蒸。没有煤，我们还得

挑柴火交给学校。离家五六里的路，起初是父亲挑着柴火送去。后来，父亲忙，便让我自己挑去，无非是每次少挑一点。在当时，挑着柴火上学，也成为了一道风景。路上遇到好心的大哥大姐，便担过去，帮忙带一段。但往往到了学校，把柴火过秤，人一进教室，身体就开始散架，累得不行。

日子便像教科书中一样慌张与匆忙。那时我特别盼望每个星期回家的时刻，母亲站在一边，望了又望，仿佛不是她的儿子。终于，母亲到厨房里，围上围裙，开始弄吃的，他们平日自己舍不得吃的，却要我一顿全吃下去。我去田地里帮他们干活，母亲开始不让，父亲坚决要我帮着干。干着干着，累了之后，直起腰来，望着高入云天的群山，望着没有尽头的山路，望着不动声色疯狂生长的庄稼，我便常常失落，不知道天在哪里，希望在哪里。许多时候，我躺在山上流泪。悄悄地，不让母亲看见。村庄里失学的人渐渐多起来，许多人选择了广阔的田野，开始面朝黄土背朝天。我还在读，一是母亲的坚持，二是我相信黄土地里能生长出什么值得我去耕耘的东西。在漫长的岁月中，我们所看到的、经历的，除了贫穷还是贫穷，除了汗水还是汗水。我对土地的失望，开始超过村庄。我不知道，村庄里除了人们一天天变老，除了鸡飞狗跳、牛出羊归，还会有什么值得我留恋。父亲从早到晚莳弄他的庄稼，对庄稼的关心绝

对超过了关心我们。我看到母亲眼里堆起的哀伤，便盛满她的哀伤独自去学校寻找希望。

终于，摇摇晃晃的青春开始渐行渐远。初中苦闷、自卑而又压抑的生活，在我多次想自杀但迎着母亲的目光变得没有勇气时，一下子打了一个结。

毕业了。但毕业不是一件好事。起初，乡下谣传，成绩一直很好的我，考上了中专。上中专，在当时意味着拿国家饭碗，吃商品粮。那是多少人羡慕的铁饭碗啊。记得那天，我和父亲在离家很远的一个人水田里薅秧。我们光着脚站在泥泞的田里，秧苗拂在腿上使我过敏，全身痒。起初父亲骂我，后来听田埂上路过的人说我考上了中专，父亲的态度就变了。他脸上立刻有了笑容，对我说：“原来你不是吃这碗饭的。”他开始设计我的未来，将来会在城里过怎样的日子。我也相信自己一定能够考上，胸膛慢慢被喜悦撑满。那天父亲很早就收工，回到家，我看到母亲眼里闪烁着伴有泪光的喜悦。一家人，坐在灯下，静默许久。我低着头，父亲与母亲还有姐姐，都用特别高兴而又复杂的眼神看着我。仿佛，我真的就要离开他们，去过另外一种生活了。

但第二天，一个消息敲碎了全家的希望。我不仅没有考上中专，而且连高中都上不了。因为我们那个乡镇没有高中，其